

欧洲中心主义与欧亚大陆的空间体系架构

——“世界地理”教学中的思政教育

董 平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 欧洲中心主义萌芽于古希腊时代先哲们对于欧亚非地区的空间想象. 近代以来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兴起, 使得欧洲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远高于其他地区, 成为其推出欧洲中心主义的物质和精神基础. 构建以欧洲为中心的抽象与具象图式, 基于欧洲的视角对欧亚大陆进行功能划分, 再进行分洲定名、方位确定, 由此形成了当代欧亚大陆的基本空间体系架构. 这样的空间体系架构有客观合理的一面, 也有基于欧洲视角的主观的不合理的一面. 进行“世界地理”讲述时, 应将其历史源流、合理与不合理性等, 进行全面的分析论述与剖析.

[关键词] 世界地理, 欧洲中心主义, 地理环境决定论

[中图分类号] K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92(2025)03-0034-06

Eurocentrism and Eurasian Spatial System Architecture: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the Teaching of "World Geography"

Dong Ping

(School of Geograph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Eurocentrism sprang from the spatial imagination of the philosophers of the ancient Greek era in the Eurasian and African regions. Then, with the ris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urope in modern times, the degre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Europe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other regions, which has become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basis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Eurocentrism. As a result, we construct an abstract and figurative schema centered on Europe. Based on the functional division of the Eurasian continent from the European point of view, we define the names of the continents and determined their orientation. Thus, we form the basic spatial architecture of the contemporary Eurasian continent. Such a spatial system has an objective and rational side, but also a subjective and irrational side based on the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the presentation of "World Geography", its historical origin,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should be analyzed and dissected comprehensively.

Key words: World Geography, Eurocentrism, determinism in the geographic environment

所谓“欧洲中心主义”, 也称欧洲中心论, 最早出现于 18 世纪中后期, 在 19 世纪得到长足发展, 并且最终形成为人文科学领域的一种非常有影响力的学术思潮. “欧洲中心主义”是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待整个世界, 以一个隐含的信念, 自觉或下意识感觉到欧洲对于世界的优越感. 这种观点把欧洲视为世界的中心以及强调作为欧洲人的优越性, 认为欧洲文明对其他文明具有先锋作用, 是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灯塔^[1-2].

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思, 学术界更多的是基于哲学和历史学的分析视角, 即是基于历史观角度的批判, 而从地理学的分析视角则相对较少. 事实上, 欧洲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对于全球格局的理解与重构不仅是一种理念, 更是成为一种难以改变的空间范式^[3-4]. 由此, 教授“世界地理”课程时, 非常有必要让学生全面了解并在此基础上正确辨析欧洲中心主义. “世界地理”教学中的思政教育元素包括以下三大要点:

一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来龙去脉是什么? 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地理学基本原理进行分析批判?

收稿日期: 2025-06-30.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1171).

通讯作者: 董平,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 世界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 E-mail: 09086@njnu.edu.cn

二是如何厘清欧亚大陆划分的客观性(科学主义视角)与主观性(欧洲中心主义视角)?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地理学基本原理进行分析批判?

三是欧洲中心主义与“欧洲优越论”在当代有何体现?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地理学基本原理进行分析批判?

1 以欧洲为中心的古希腊陆地三分说

古希腊的“陆地三分说”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最早的文化源头(如图1所示)。“陆地三分说”不仅仅是区域分类和地表空间划分的一种手段,它更可以确定和区分世界不同类型地区,同时也承载着区域文化与认同的建构。这种分类方式发轫于以欧洲为世界中心的角度去看待其他地区文明,为构建已知空间的地理想象提供便利,通过将先进与落后、自由与封建、文明与残暴等二元对立的观念投影到非欧地区,为所谓的“欧洲中心论”提供逻辑基石^[5-6]。

从思想的源头看,人类在历史时期就开始对自身居住区域进行探索与划分,“地理学”也由此以一门学问而初具雏形。古希腊人通过在地中海上的长途旅行和探险,勾勒了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的现实图景,这是当地地理精英对已知世界的空间认知,在此基础上对这一地区的方位、形态等进行大致的勾勒。公元前6世纪,从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约前610—前546年)和赫卡泰乌斯(Hecataeus,约前550—前476年)等学者的视角透视当时的地理环境,地球被河流等水道分割成若干个部分,这些部分被称为“洲”,意为被宽阔水道切割分隔的大片陆地。这一认知在希腊化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塔奈斯河取代菲西斯河成为欧亚新边界,后世古罗马地理学家继承这一划分^[7-9]。应该说,这是欧洲人对于欧洲大陆划分边界的最早认知。

古罗马人对描绘地球有着同样的憧憬与激情。地理学者斯特拉波对地理观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认为地球就是被海水围绕的、呈现如古希腊人所穿的“斗篷状”的巨型岛屿。如图1所示,整个环状大地被分为三大部分,欧洲、亚洲和非洲成为了它们的代名词。直布罗陀海峡在“岛屿”的最西处,因而又被称之为世界起点,洋流在此跨过海峡进入了地中海。在地中海的南北两端,分别坐落着欧洲和非洲,亚洲则处于它们的位置中间。顿河和尼罗河作为分界线而存在。这是对欧亚非三洲边界的重新认知。

此外,古典学者将地理区位与环境气候联系考虑,根据气候类型和人类感知将大地分为温带、寒带和热带,他们认为温带是最佳的人居世界,而寒带和热带因苦寒和炎热不适宜人类居住(如图2所示)。欧洲总体上处于中纬度温带的范畴,属于比较宜居的地域空间,应该说,古希腊时期就有了这种朴素的欧洲优越论或欧洲中心主义的萌芽。

总体来说,这一时期是从欧洲的视角看待世界,就像从中国的视角看待世界一样,其中并没有特别突出的欧洲中心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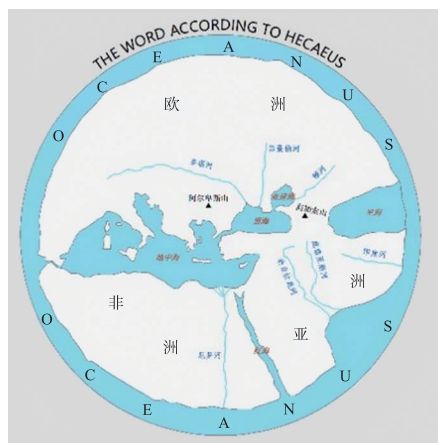


图1 古希腊时期的陆地三分说

Fig. 1 Tripartite division of the earth in ancient Gree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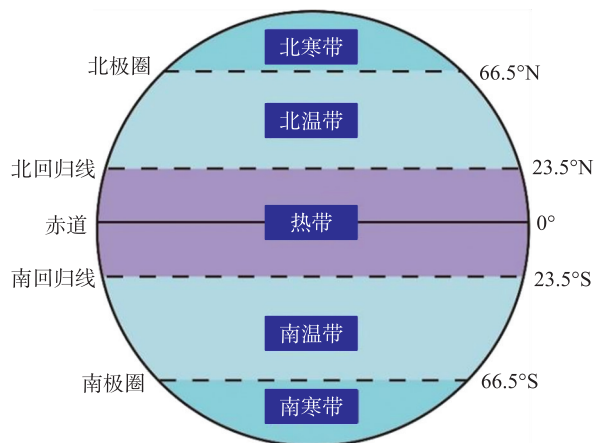


图2 古希腊关于地球五带划分图

Fig. 2 Division map of the five zones of the earth in ancient Greece

2 T-O 地图:欧洲中心主义的理想图式

进入中世纪以后,一方面,随着宗教势力的不断强大,古希腊、古罗马的基督教在原有世界观念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欧亚非三大洲进行了神学解释,使之成为贯穿整个中世纪的思想核心.此后,文明之间不断地交流与借鉴,希腊地理知识传递到了犹太人的研究范畴内,并与其原本的思想观念进行融合.这样的联系可以从大地的形状和划分中可见,且在公元前 2 世纪中叶犹太教文献《禧年书》中亦多处可见.书中记录挪亚把大地分给三个儿子,“大地中间”的温带分于闪,炎热的南部地区分给含,寒冷的北部地区则归于雅弗.显然,这种世界划分观念受到古希腊有关洲际划分和气候理论的影响,同时将其纳入《圣经·创世记》的解释框架之中.另一方面,欧洲进入所谓的黑暗的中世纪以后,基于古希腊、古罗马等关于世界划分的观念,基督教从神学视角解读欧亚非三大洲的空间划分,使其成为主宰中世纪欧洲的一种“空间观”^[10-12].

由此,基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需要,中世纪的欧洲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地图类型,其脱胎于古典时代的传统地图,又受到宗教的强烈影响,被称作“Mappaemund”,是拉丁语中“世界地图”的意思,但如今则专门指代“中世纪世界地图”,是指绘制于中世纪时期的地图,且其宗旨是向基督教徒传授《圣经》中的知识观念以及重要历史事件.

不同于古希腊时期用于归纳地理知识、展现空间观念的地图,这些中世纪世界地图通常并不注重描述事物准确的地理位置,而是以简洁的线条、图形来展示世界.因此,这些地图上没有作为地图的必备要素:经纬线和比例尺等,而这些传统地理要素在古希腊时期传统地图中早已有之.这些中世纪世界地图通常是用简单的几何形状来示意整个世界,其中最为常见的是 T-O 地图(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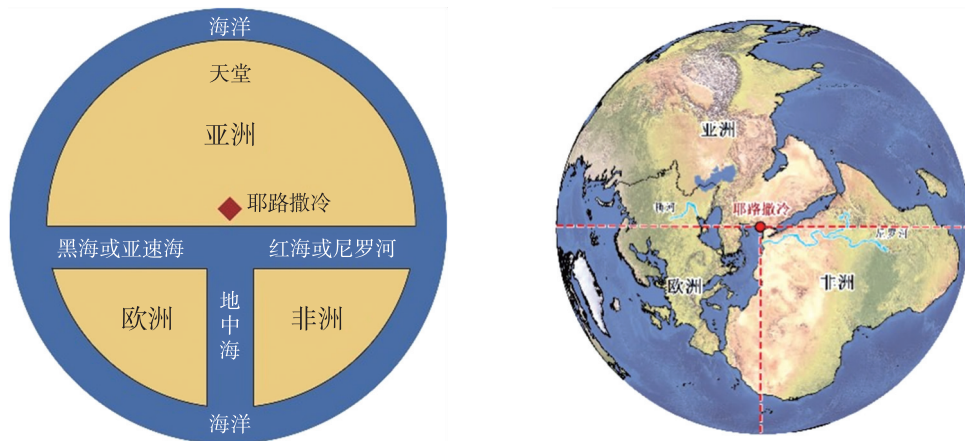


图 3 中世纪 T-O 地图的抽象与具象图式

Fig. 3 Abstract and concrete schemas of medieval T-O maps

推动如此抽象的 T-O 地图得以在欧洲传播数百年的是西班牙神学家圣依西多禄(Isidore of Seville, 560-636).他一生的时间都用在编著《词源》这一鸿篇巨著,“地理知识”是其中一卷的主题.他的基本思想可概括为:第一,上帝创造了一个由海洋围绕的圆形的世界.第二,海水进一步将世界划分为亚洲、欧洲和非洲 3 个部分.第三,天堂位于世界的最东方,也即印度河的对岸,原因是当时在欧洲人眼里,印度河是已知世界的最东端.为了突出神性,他将原来古希腊的地图予以高度简略化和抽象化,将世界简化为几何图案,并将其作为这卷书的封面.其中,地中海、红海和黑海被简化抽象成为一个 T 字形,从形态上看,就像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用自己的身躯张开双臂保卫着整个世界,体现出浓浓的宗教殉难的内含.这便是之后各种各样 T-O 地图的原型.由于天堂在东方是宗教中的基本观念,故依西多禄的抽象图采用的是上东下西的格局,从而使得拥有天堂的亚洲恰好位居地图的上方.

总体而言,与古希腊罗马时期相比,“陆地三分说”观念在中世纪欧洲有了新的表现方式,不仅增加了宗教的文化内含,同时空间的凝炼性和抽象性也更强.不仅将宗教元素纳入进来,更重要的是能适应宗教的理论解释框架,具体表现为新增了挪亚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并将其分属于亚、非、欧三大洲.在 T-O 地图的世界体系中,O 象征着环绕陆地的海洋,而 T 镶嵌在 O 之中,并代表了把陆地分为 3 个部分的 3 条

主要水道,即地中海(欧洲与非洲之间)、尼罗河(非洲和亚洲之间)以及顿河(欧洲与亚洲之间),从而构成了欧亚非3洲的洲际分界线^[13-14]。

就地图的方位而言,中世纪也并非如古希腊人那般以北方为上方位,而是采取东方为上方位。一方面,体现了犹太人的哲学观念,因为在希伯来语中,“北方”与“南方”分别有左和右的含义,从而内含着东方为上的思想。另一方面,在基督教观念中,东方(亚洲)位于上方位还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原因是东方是象征着光明和生机的天堂伊甸园(印度河流域)的所在地,这也是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一心向东寻找印度这一天堂伊甸园的动机所在。

最后,将世界的中心由欧洲的爱琴海地区,调整为欧亚非3洲所在地的耶路撒冷,同样体现出浓重的宗教含义。犹太人最早将耶路撒冷作为世界的中心,《圣经·旧约》指出,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她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她的四周。这一观念随后被中世纪基督教《圣经·新约》所承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符合基督教神学的解读,将耶路撒冷定义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中心点。因此,耶路撒冷作为基督教圣城,是宗教文化含义的空间化表达。这一思想一直延续至今。

3 欧亚大陆洲界划分的欧洲中心主义烙印

亚洲和欧洲边界划分的认知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但两者的分界线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一直发生着变化。亚欧大陆差异的出现,实际上要追溯到古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文明的冲突,本质上还是文化问题。可以这样说,欧洲的认知过程,就是欧亚两洲的边界确定过程。

古希腊时期的黑海又称“死海”,原因是航行条件特别恶劣,极低的生还率甚至让古希腊人认为是当地特色的海怪在吞噬来往的商船,从而让无数希腊水手望而却步,黑海成了古希腊文明向东传播的重要地理阻碍。因此,黑海就成为古希腊人心目中的亚欧大陆分界线。更进一步,黑海北连亚速海,再进一步与南北走向的顿河相连,从而将大陆一分为二。在古希腊人看来,这里大致就算是文明世界的尽头,在此以外则居住着野蛮危险的异族。这样,黑海—亚速海—顿河一线,就成为了亚欧大陆最早的地理分界线。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地理学家希罗多德对欧亚非的定义加入了文化含义。将古希腊人等最初居住的地方定义为欧罗巴大陆,因为根据神话,欧罗巴是欧洲最初的人类;亚细亚是大陆上超出爱琴海的部分,意指东方日出处。非洲则是地中海以南的地区,意思是赤道横贯、“阳光灼热”的地方。古希腊著名地理学家托勒密再次将亚欧大陆分界线改写为土耳其海峡、黑海、亚速海和顿河,由此奠定了古希腊人对欧亚大陆的空间认知。

13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建立了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奥斯曼军事帝国。截然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让东西方文明有了明显的区别。奥斯曼帝国成功渡过土耳其海峡,占领了伊斯坦布尔,并开始向巴尔干半岛扩张,建立了一个跨越欧洲、亚洲和非洲三大洲的帝国。掌握东西方文明的陆上交通线长达六个世纪之久。由于奥斯曼帝国阻挡了欧洲人与东方文明的联系,也使得土耳其海峡成为了欧洲人可以到达的“世界尽头”。从中世纪到18世纪的漫长时间内,“土耳其海峡—黑海—亚速海—顿河”这一亚欧大陆的分界线,不仅仅是古希腊所确定的分界线,也是东西方文明的力量均衡线。

近代以来亚欧分界线的东移,宏观上是欧洲率先进入工业社会所带来的力量扩张突破了原来的东西方力量的均衡线,微观上则离不开俄罗斯势力的东向扩张以及在此基础上欧洲对俄罗斯文化的逐步认同。俄罗斯历史始于欧洲的东斯拉夫民族,与拜占庭帝国来往密切,10世纪时基辅罗斯正式接纳东正教,此后拜占庭与斯拉夫文化相互融合,逐步开启了欧洲化的进程,从而形成今日以东正教为本底的俄罗斯文化习俗。

沙皇俄国期间,俄罗斯国力大增,通过与瑞典、土耳其等的战争,相继占据了波罗的海、黑海等沿海港口,打开了欧洲的大门。显然,根据古希腊人确定的亚欧分界线,俄罗斯国土的主体虽然始终不属于欧洲,但其领土的核心部分已经深入欧洲。这样,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文化角度,俄罗斯都希望通过对亚欧分界线的重新划定来巩固自己的欧洲地位,将自己纳入欧洲大家庭之中。但如果还是按顿河为界,沙俄的领地属于欧洲部分还是太少。为强化西欧各国的认同,俄罗斯就开始在欧亚分界线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最终,俄罗斯将欧亚两大洲北部的分界河流,从顿河移动到了伏尔加河,这里是当时俄国欧洲部分的中心所在,莫斯科也在伏尔加河流域,沙俄的核心部分便纳入了欧洲部分。也就是说,17世纪时期,一般以顿河、

伏尔加河、伯朝拉河和卡马河为界来划分欧洲和亚洲。

在沙皇俄国进行远东大幅度扩张的基础上,18 世纪俄罗斯著名地理学家瓦西里·塔季谢夫(Vasily Tatishchev)进一步提出,亚欧分界线还应该大幅度向东延伸。他在对乌拉尔山、乌拉尔河进行科学考察的基础上,发现该区域东西两侧的动植物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可以构成一条自然边界,从而能将俄罗斯的核心地区纳入欧洲部分。这一条欧亚大陆界线的划分方法亦被称为“塔季谢夫分界原则”^[15-16]。由此,现代意义上的亚欧分界线基本被确定下来,并被一直延续至今。

4 结论

“陆地三分说”是欧洲人对地理空间的一种主观认知,不但是欧洲中心主义下的洲际想象与空间秩序的体现,也是意识形态和权力秩序的反映。伴随着对地理空间的想象与理解,欧洲人根据“文明”程度对已知世界进行等级划分,欧洲处于层级体系的顶端,而亚洲和非洲的层级地位逐渐下降,由此形成所谓的“洲际等级体系”。这种等级观念可追溯至古希腊的自我中心主义,其认为希腊的中心在爱琴海地区,且地区的文明水平随着距中心地区距离的增加而逐渐衰减,从中心到边缘的迁徙反映了从文明走向野蛮的过程。卡普兰学者认为,在试图了解他们所接触的各民族和地区的过程中,古希腊人发展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将希腊人和野蛮人区分,同时从类型学视角出发,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单位,各个民族都被纳入其中。这种希腊中心主义显露出欧洲人对文化想象与解读的偏离,把文明水平与其所处的地域相关联,从而凸显希腊人的“优越性”。这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最早源起。

在此基础上,古罗马人将自我置于中心地位,认为罗马城是整个世界的中心。他们通过一系列行为重塑空间秩序与等级体系,如罗马依托密集的交通网络与被帝国征服的不同地区进行沟通与联系,并认为处于帝国边陲的民族是与文明相悖的蛮族。这种观念反映了古罗马的自我中心主义,为欧洲中心主义的萌芽与发展提供观念基础,对后世欧洲人的内部认知与外部认知产生了直接影响。在此基础上,所谓“文明”与“野蛮”的分野,其实无非反映出欧洲为了表明自身拥有“优越基因”所做的努力,成为其人种和文化自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心理优越感的思想源泉。

可以认为,欧洲中心主义下的洲际划分渗透着浓厚的等级观念与权力意识。无论是在地理空间还是文明版图方面,欧洲都认为自身处于世界的中心舞台。在这一认知观念的基础上,洲际划分就成为突出欧洲优越性的一种方法,同时使欧洲凌驾于其他地区的一种方式,其强调欧洲与非洲、亚洲在地理空间和文明水平方面的显著差别与等级格局。总体而言,洲际划分着眼于地理环境和政治制度两个层面,构筑了“欧洲优越论”的理论基石。冷战时期以及当前美西方针对前苏联以及我国采用的民主、自由、文明对集权、专制、野蛮等二元叙事方式,完全可看作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当代文化遗产。

目前被普遍认同的洲际话语体系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它折射出欧洲在区域划分和世界认知上的话语支配地位。这一概念是欧洲人对世界的认知和构想,也体现了欧洲在地理空间秩序方面的霸权追求。欧洲(以及其前身古希腊)通过权力与知识的结合,将自身标准推广为世界标准,目的就是要把欧洲和西方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从而建立起欧洲和西方的领先地位。欧洲人通过话语操作和权力操纵,迫使其他地区的人们接受欧洲构造的地理框架,并带上“欧洲中心论”色彩看待自身和世界。

总之,欧、亚、非三大洲的洲际划分已有将近五百年的历史,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地理话语与身份认同已在其他地区民众的思维与文化习俗中根深蒂固,难以轻易撼动。但至少,我们在教授“世界地理”课程时,应该将欧洲中心主义的来龙去脉以及对当今世界地理格局的划分及其影响,向学生表达清楚。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MAZLISH B. Comparing global history to world history[J].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998, 28(3): 385-395.
- [2] GEYER M. World History in a Global Age[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995, 100(4): 1034-1060.
- [3] MCNEILL J R, MCNEILL W H. The Human Web: A Bird's-Eye View of World History[M].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3.
- [4] HUNTINGTON S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125-127.

- [5]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M]. 北京:三联书店,1982.
- [6] 吴于廑,齐世荣. 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 [7]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8]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 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 杨建国,范一亭,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 [9] 费彻尔. 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M]. 赵玉兰,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 [10] 贡德·弗兰克.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 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56-58.
- [11] 费尔南·布罗代尔. 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M]. 顾良,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122-124.
- [12] 萨米尔·阿明. 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M]. 王麟进,谭荣根,李宝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48-51.
- [13] 艾仁贵. 从“陆地三分说”看欧洲中心主义下的洲际想象[J]. 历史研究,2022(4):125-145.
- [14] 刘伉. 亚欧两洲洲界划分史的简单回溯[J]. 地理教学,2001(10):6-7.
- [15] 相炜. 欧亚界线的变迁[J]. 中学地理教学参考,1998(增刊2):26.
- [16] 丁永明. 欧亚分界线上的界标[J]. 世界文化,2009(2):52.

[责任编辑:陈 庆]